



【明慧网】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一日周末，逾千名法轮功学员和各界人士来到美国纽约法拉盛，集会抗议和谴责中共煽动仇恨、近日在纽约法拉盛挑起文革式的围攻法轮功学员的暴行；同时声援三千七百万觉醒的中国人声明退出邪恶的中共组织。

美中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杨森博士在五月三十一日的集会中说，在法拉盛事件中，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充份显示了修炼人的风貌。比较之下，中共暴民的言行，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光了。杨森说，法轮功学员一向关心帮助民众，在一九九八年大洪水时，许多学员尽全力抗洪救灾，不图名，不图利，至多说是法轮功学员。这次四川地震，许多学员也是默默无闻的提供帮助。他自己就到美国红十字会的网站上捐钱。他希望这些钱能真正送到灾民手里。

集会期间，不时有路人向法轮功学员表示：“谢谢你们！”“加油！”

青岛胶州市法轮功学员 张启伟、张从杰遭迫害

【明慧网】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许，青岛胶州市张应镇政府邪党人员、派出所恶警伙同西官新村邪党干部，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张启伟的家搜查，只搜到几本大法书和随身听（mp3），并把张启伟绑架到张应镇派出所后，两手交叉铐在暖气片上，被六七个警察殴打，穿的衣服都被打破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第二天逼迫家里人拿上一千块钱才把人领回家。

这帮恶人还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张从杰家，家中只有 11 岁的小男孩在家。在无人见证的情况下，抄走电脑、打印机及大法书。张从杰为其父亲治病时欠债，恶人连同准备还债的钱也一并被抢走。张从杰被迫害得流离失所，至今下落不明。镇政府、派出所、村干部还不断去骚扰他的家人。◇

明慧週報

●青島版●

第 103 期 2008 年 6 月 11 日

在法拉盛做国画生意的王先生，来美国已有六年了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我支持法轮功。法轮功是一个很好的团体，他们是被中共逼上梁山而被推上了政治的舞台。”

谈起法拉盛围攻法轮功事件，王先生说：“这些挑动的人是一群歹徒，中共也只能用钱来收买这些人做。这些人只会谩骂，没修养和文化。”

王先生说：“共产党太腐败了，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看到了它的腐败，国家的钱财都流到贪官的手里了，贪官枉法，草菅人命，世界现在只剩下北韩、古巴、也门、越南、中国是（共产）独裁专制，世界潮流他们都不跟。四川的地震有预报，他们为了怕影响奥运，就不顾百姓的死活，知而不报，建筑工程偷工减料，害死了那么多学生。从学校倒塌的情况来看，钢筋就象铁丝似的，钱就弄

到自己的腰包里了，而政府办公楼就不倒。中国最大的邪恶根源就是共产党。”

当王先生知道在大纪元可以正式声明退党时，他当场就给自己起了个“王贵”的化名声明退党。

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介绍，从六月三日起，纽约法拉盛退党服务站正式恢复（下图），并新增四个点。中心负责人高大维博士表示，说，“中共挑起这次事件，企图将退党中心赶出法拉盛。但是这次事件令中共丑行大曝光，退党中心更加兴盛，正义再次战胜邪恶。”◇



揭露

邪党人员对法功学员 鄢景秋及家人的迫害(上)

【明慧网】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鄢景秋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受青岛“六一零”、公安恶警的绑架、关押迫害，下面为鄢景秋揭露自己与家人受到青岛邪党人员迫害的事实。

我叫鄢景秋，现年四十九岁。我因坚持真、善、忍信仰修炼法轮功，被青岛“六一零”公安邪党人员非法劳教，在劳教所遭野蛮迫害。我的姐姐鄢景华也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。我的父亲和丈夫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和打击，含恨离世。因青岛公安邪党人员的阻止，他们临死前都没能见我一面。

我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修炼后，我的心脏病、高压高、肩周炎、胃下垂全都好了，身体达到了无病一身轻，我在法轮大法中受益无穷，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

在青岛看守所遭迫害

二零零五年八月四日早晨，因邪党人员在马路上挂了一个诽谤法轮功来毒害世人的条幅，为了不让市民们受毒害，我就去用剪刀把条幅给剪了，被暗藏的保安看到了，叫来市北区北仲派出所的恶警把我绑架到北仲派出所。我就告诉他们“法轮大法好”、“真、善、忍”好。（接下页）

(接上页)恶警不让我讲,照着我的脸就打,让我坐铁椅子,我不坐,铁椅子前面有一块挡板,把人扣在里面不能动,我不服从,恶警们往里按我,用挡板把我的头砸破了直流血。

北仲派出所的恶警把我送到青岛看守所,一路上,我就喊“法轮大法好”、“真、善、忍好”。看守所的女恶警李副所长给我戴上手铐、脚镣子,把我的脚和手用一个手铐扣在一起,使我不能行走,在水泥地上躺了五天,一半身子麻木了。那时我来例假了,正值夏天,我的短裤全是血。不让我换纸,淌的满地都是血。我绝食抗议迫害,要求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,恶警李副所长叫犯人用抹布堵我的嘴,让犯人摁着我的脚和手,揪着我的头发,野蛮给我灌食(鼻饲),还恶毒的说:“我两分钟灌一个。”

零五年九月四日上午,青岛市“六一零”非法组织的恶头目伙同北仲派出所、宁夏路派出所、办事处、登州路派出所共 8~9 个恶警把因绝食身体很虚弱的我硬往车里面拖,绑架我去位于淄博王村的山东省女子劳教所迫害。劳教所的医生说我血压高不能收,青岛市“六一零”头子和恶警说“你们要多少钱,我们拿。”于是劳教所恶警就把我非法关押了。

在王村劳教所受摧残

在劳教所里,我不承认“劳教”而绝食反迫害。恶警们就把我捆绑在木头椅子上,把我的两只胳膊捆在椅子两边,脚捆在椅子下面两边撑子上,不分昼夜这样捆着长达一个月。二~三天灌一次食,管子从鼻子里插进胃里,一直放五、六天再拔出来换新管子,天天管子在胃里绞的疼痛难忍,撕心裂肺。我被折磨的已经皮包骨头,臀部都被木头椅子磨出老茧,两个鼻孔都灌得鲜血直流,从脚、腿一直肿到腰部,恶警还恶狠狠地说:你们当地拿钱,要多少给多少,那就灌。(鼻饲灌食一次七十元钱)

因鼻子肿得不能喘气了,无法灌食,最后恶警把我铐在铁床上不能动给我打吊瓶针,医生说血管都很难找到了。折磨了我一个月,我被绑架之前体重是 130 斤,在劳教所里被迫害的只有 50~60 斤。劳教所为了报功领赏,达到她们的“转化率”,就从“三大队”调来一个上了恶人榜的女恶警李英,在恶警李英的花言巧语、恐吓、谎言欺骗中,我受了迷惑,吃饭了。之后,恶警们更加紧了对我的迫害,恶人昼夜不停的折磨我 2 个多月没睡觉,我天天在痛苦中煎熬着、挣扎着活着。四大队女恶警燕艳用笔

尖把我的好几个手指穿透出了血,逼迫我写“三书”,我拒绝写。那时候正是零五年十一月份的大冷天。恶警李英和恶人把我拖到厕所里用凉水往我头部、脖子上浇水,把手巾放到凉水里湿透,再放到我头顶上冰我,恶警不让我睡觉,采用“车轮战术”,上半夜二个恶人,下半夜二个恶人和恶警,把我从房间这头拖到那头,我的脚和腿肿成大面包,根本不能行走了,脚上也都冻出很多冻疮,脚底磨起厚厚的一层老茧。他们逼迫我骂师父,我不骂,恶人和恶警就用大白纸写了一些骂我师父的话和师父的名字,强硬按倒我用臀部坐,搬着我的脚踩,往我脸上、手上、脖子上用笔写一些骂师父的话。有一个恶人把我耳朵打聋了半年。他们利用各种卑鄙手段逼迫我放弃对“真、善、忍”的信仰,最后达不到目的,就叫来医生给我打不明药物的针,我不打针,五~六个恶人和恶警们蜂拥而上,将我按倒在恶警办公室的沙发上,扭着我的胳膊注射了一针。在惨无人道的折磨之后,我就迷迷糊糊,乱抓东西,精神失常,恶警昼夜把我关在厕所里,我两眼发直、发呆、神智不清、精神就要崩溃时,恶警逼迫我写了“三书”才让我睡觉。(待续)

地震中的奇迹

《元史·卷一百九十七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元朝时候,云南晋宁地区有一个孝子叫李忠。父亲早年去世的李忠侍奉母亲非常孝顺。大德七年(西元 1303 年)八月,晋宁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,震区内各地方的百姓房屋都倒塌了,灾害波及一万零八百个区,晋宁当地有一座保山也因为地震,发生了大范围的山体滑坡。就在山体滑坡的泥石流冲向李忠家的千钧一发之际,奇迹发生了:泥石流忽然从中间分作两支,呈 V 字型,从两侧绕过李忠家的房屋,一直到五十多步以外的地方,才又合拢在一起向下冲去。因为这场大地震,遇难的群众数也数不清,整个灾区内只有李忠的家安然无恙。

其实在我国古代的正史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事例。五月十二日,四川绵竹县某镇二十几位政府官员除一人幸存外,其余人全在大地震中丧生,令人伤悲。而这位幸免遇难的官员因为今年得到了一张法轮功真相光盘,看后知道了法轮功是正的,认同了真善忍,正是由于他善待大法的这一念,在这一次地震中救了他一命。他的姐姐激动得逢人便讲法轮功救了他弟弟的命。

成都市郊某地区有位老板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后,知道了中共的邪恶,退出了中共,废除了把生命献给邪党的毒誓,还把他厂的数十名职工全部劝“三退”(退党、退团、退队)了。他这样做不但救了自己也救了别

人。在“5.12”地震来时,他的厂房和职工都安然无恙。他们都诚心的感谢法轮功的救命之恩。

进入五月以来,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三退的人数总体在上升。汶川强震过后,有六天三退人数突破六万,其中 5 月 19 日达到六万六千多人,这个数字至少是三个月以来的最高值。越来越多的民众看清了天灭中共的历史趋势,“三退保命”已经成为更多人的选择。脱离邪恶就是选择了善良,选择了得救。◇



一张门票现天机: 上图为贵州“藏字石”风景区门票。2002 年 6 月,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百吨重巨石断裂面凸现出“中國共產黨亡”,经专家鉴定该巨石是 2.7 亿年前生成、五百年前从山崖掉下崩裂,内藏这六个字。中共战天斗地,残民以逞,恶贯满盈。《九评共产党》揭示了中共强盗流氓本性。冥冥之中有天意,“藏字石”是神对中共的判决令,天灭中共,退党保命! ◇